

# 元初山西汉人世侯的守土治理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随着蒙古军不断南下攻掠中原, 山西地区兴起大大小小的一批聚众自保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首领具有不同的素质和才能, 拥有一批当地民众, 且从蒙、金双方的军事较量中看出金朝大势已去与蒙古骑兵锐不可挡的政治趋向, 纷纷率众降附蒙古新朝。在征服与统治河东山西的过程中, 蒙古统治者在地方武装首领降附以后, 除了利用他们随从蒙古军攻城略地以外, 还逐步将山西各地交由他们世袭任职, 守土治理, 赋予执掌军政事务的双重权力。其间, 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在各自管辖的地盘内恢复稳定社会秩序, 开展各种治理活动, 这些活动对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与文教开展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应当加以充分肯定。

**关键词:** 元代; 山西; 汉人世侯; 治理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 一、汉人世侯的发迹兴起

金贞祐间, 随着蒙古军不断南下攻掠中原, 金中都处于风雨飘摇, 朝不保夕的威胁之中。甲戌(1214), 金宣宗决意迁都, 南下播汴。其后, “郡县守宰委印绶去” [1], “河朔为墟, 荡然无统” [1], “兵凶相仍, 寇贼充斥” [3], “河北群雄多如牛毛” [4], 纷纷倡纠义兵, 完保其乡。

这一期间。河东山西与中原汉地其它地方一样, 兴起大大小小的一批聚众自保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首领的出身与经历不同, 大致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5]:

其一是金朝中、下层军政官吏。郭泰, 管州静乐人, 楼烦“主簿兼充军马都提控” [6]; 杜丰, 汾州西河人, 金末为平遥义军谋克 [7]; 聂珪, 太原寿阳人, 金摄太原府所辟的委差官; 袁湘, 太原临泉人, 金超武将军, 汾州临泉令 [8]; 杨宜, 翼城人, 父为金翼城令 [3]; 赵仲, 吉州乡宁人, 金季曾为县中簿书小吏。 [9] 郑皋, 泽州阳城人, 金兵马提控, 忠昌军节度同知 [10]; 刘恩, 辽州人, 金同知元帅府事” [11]; 仪肃, 解州人, 以战功为金宣抚使, 统摄虢州 (今河南省灵宝县)。 [12]

其二出自于地主、富农或地方豪强之家。靳和, 绛州曲沃人, “家饶于财” [13]; 吴信, 晋宁荣河人, “世为大姓”; 高冈, 石州人, “以土田缗钱雄乡里” [14]; 隰州人曹元亦为富农。 [15]

其三出身于普通农民或儒士之家。王兆, 坚州繁峙人, 先辈均为“力田以丰殖”之人 [16]; 张安宁, 忻州定襄人, “起田亩间”, “于文墨特略能记姓名而已”; 周献臣, 忻州定襄人, 出自“教授乡里”的儒士之家 [17]; 梁瑛, 汾州平遥人, 其父“自幼治书” [18], 当为儒士; 徐玉, 平阳赵城人, 父祖均以务农为业 [19]; 史千, 解州河津人, “占上籍”。 [20]

其四是出身隐晦暧昧之家。潞州人任志、晋城人段直的家庭背景不见史籍碑铭 [21], 临晋人谢天吉的父祖之辈“三世未仕”。 [22] 多因出自普通民众, 隐晦失载。

这些地方武装首领通常具有不同的素质和才能, 有些勇武过人, 能征善战。张安宁能“跨弓刀”, “出入行阵, 攻坚击强” [23]; 樊天胜“壮以百战” [24]; 王兆“不避强御”, “善骑射”; 周献臣“复

事武学”；郭泰善于“弓刀骑射”，“武勇出群”[6]；梁瑛“勇力绝人，善骑射”[25]；靳和“从军策战功”；郑皋“有胆智，勇力过人”[26]；吴信“尚武善射”；史千“杀敌果毅”。[27]

有些不乏学识、善于谋略。周献臣“性颖悟，素习科举”；姚荣“通经史，闲吏事”[28]；袁湘乃为“用其策以守则完，以战则捷”之士；杜丰“通兵法”；郭泰“聪慧应敏捷，以通文”；段直“少英伟，有识虑”；杨宜“形貌魁硕，有识虑”，史千则“粗知书”。

有些处世侠义，不孚众望。樊天胜“武断乡曲”；王兆“众服其义”，刘会“乡里推重”[29]；梁瑛“操履徊出于庸流”[18]；吴信“所为豁达”，“重义轻财”，为众推为总领，“人悦而听命”。

有些资财雄厚，拥众自保。周献臣“聚集里人戚属”；靳和“喜施与而无伤惠之失，故人乐归之”；段直“率乡党族属”，相聚自守；杜丰“藜桑梓鬻俊楨干”；李佺聚集乡勇，守土保御[30]；隰州曹元“以资雄乡里者累数十代”。贞祐兵后，“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15]因此，他们多为乡里所服，能够“纠集义旅，保护乡里一方”[26]，具有较大的号召力，成为当地的民众首领。

在蒙古军长驱直入，所向摧陷的严峻形势下，这些地方武装首领从蒙、金双方的军事较量中看出金朝大势已去与蒙古骑军锐不可挡的政治趋向，纷纷率众降附蒙古新朝。

丁丑（1217），汪古部军围雁门时，蒙古游骑进抵繁峙县境，金朝官吏弃城奔逃。城中遗民共推王兆与刘会同领县事，“谋走南山，栅险自保”。王兆“度不可行”，遂与刘会等人持牛酒至蒙古军主帅麾下通报姓名款附。主帅便宜擢授王兆为左监军，刘会为坚州军事判官。这次蒙古军“徇代及境”于兴定丁丑，即《金史·宣宗纪》所载：“兴定元年（1217）二月己未，大元兵徇忻、代”一事。[29]

金贞祐初，蒙古军攻破雁门关，“游骑駉駉而南”，定襄地处首当其冲。周献臣“筑堡南山之隅”，聚众自保。戊寅（1218），迄忒郡王略地河东，周献臣深知河东必不可保，“率众迎谒郡王于军门”降蒙归附，郡王承制授以定襄令。[17]兴定元年（1217），乞忒郡王总兵南下之时，张安宁等人降附。[28]蒙古军至雁门，杨友率领乡人归附，累立战功，擢拔提升行营都统。[31]

戊寅（1218），蒙古军取太原时，杜丰率部投附来降。皇舅按陈那颜授杜丰为兵马都提控。后升征行元帥左监军。壬午（1222），授为河南北路兵马都元帅。己丑（1229），杜丰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铜鞮、武乡、襄垣、绵上、沁源诸县皆下。[7]

戊寅（1218），木华黎总兵南下，“郡邑望风奔溃”。梁瑛以“填死沟壑何益”，“率众诣军门”上谒蒙古军将降附，即被授予于元帅左监军。[25]

己卯（1219），监国公主曳刺海（阿刺海）遣行省不华收地河东，汾州西河人李佺降蒙归附，监国公主承制授予李佺汾州元帅左监军，寻擢元帅。[30]

在蒙古军大兵压境、人心离散的情势之下，袁湘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与临州民众，降附于蒙古大将孛罕，被授予为帅。[8]

壬午（1222），蒙古军南下进军，所在瓦解，金太原府寄治所在榆次利和砦失守陷落。聂珪以“天意有归”，率众投附，被授任为招抚副使。[32]

戊寅（1218），太师、国王木华黎略地河东潞州，任志率先迎降归附，木华黎授以虎符，俾充元帅。[33]

金季丧乱，上党公武仙擢拔郑皋为兵马提控，忠昌军节度同知。蒙古军南下之中，郑皋“敬迓威命”，率军归附木华黎。木华黎“赏赉优渥”，遣使上奏蒙古汗廷，郑皋得以升迁忠昌军节度使。[34]木华黎统兵略地泽州之时，段直以众降蒙投附。[35]

贞祐年间，蒙古军大掠山西，靳和以富家子弟从军于绛州，因战功多，“正班叙用”。乙卯（1219），木华黎再次率师南下出征，靳和私念“天意有所属”，遂领三千义兵归降木华黎，遂被授以征南帅。[13]

金主南渡播汴以后，河北群县纲纪尽废，杨宜暨从弟、侄等数人“奋然兴起，帅乡党族属，约束自守”。木华黎领兵来略之时，杨宜以众归附，升行大元帅府镇守冀州。[3]

金源朝政失驭之际，晋阳公郭文振统军于辽州山寨，闻知刘恩武勇过人，招之麾下，以战功多，累迁“同知元帅府事”。甲午（1234），刘恩率领部曲款附大蒙古国，得到行中书省丞相胡公（天禄）与中书杨公（惟中）交章上荐，拜授辽州军民长官。[11]

蒙古军南伐之中，赵仲投附木华黎。镇西元帅田雄开府隰、吉州，擢用赵仲签判吉州事，兼禁西河。[9]

壬午（1222），木华黎率领重兵南下蒲州，“州郡不支”。吴信“私念天命有在，力不可抗”，恰逢旧友前来招谕，遂诣木华黎军门请降。木华黎以吴信为镇西元帅，授以符印。[36]

金宣宗迁汴以后，锋镝纷起，“大河之北，血丹原野，骸集如阜”。蒙古军派出使者四处喻降，仪氏“大集将佐”，以“金口（不）足为之死”，“与其束手待尽，孰若去虐效顺为升平新民”，遂投归降附蒙古军。[37]

木华黎南下之后，史千归附，拜镇西帅，佩以金符。[20]

在这些地方武装首领降附以后，蒙古统治者遂授官衔，利用他们攻城略地，助军从征，招降崖壁寨堡中的未附之民。王兆“招集散亡”，“献攻取之策”[16]；郭泰“征伐残金，屡显厥功”；周献臣“招携伐贰”，“恳恳款谕”堡障中的“未附之民”，还从迄忒郡王“南略太原、辽、沁，晋、绛、河、解”诸地；樊天胜“取太原及忻州”，“复取平定、孟、五台等地”[38]；姚荣降附迄忒郡王以后，被赐箭矢，“俾为识以招未集之民”[28]；袁湘“将（临）州兵略地鄜延”[8]；杜丰从按扎儿“攻平阳”，“克绛州、解州诸堡”，屡次率先登城破寨，“招集流民三万余家”，先后“抚定平阳、太原、真定及辽、沁未降山寨”；梁瑛“抚定居民，攻诸城堡之未下者”，“屡出奇计，招诱降附几百余所”，又从按陈那颜总军南下征伐，“下平阳、霍州、晋安、沁、潞等数十余城”，使太行山“不得固其险”[18]；李佺“从击平阳、河中”[31]；聂珪“招捕平定等州诸砦栅”；段直促使“民多还集”，“不使流散”；任志“收集山寨”，“数与金兵战”[21]；杨宜从弟杨琛平定青龙、鳌背、葛伯、弹平诸寨[3]；郑皋“恩信招诱”，使民“安堵如故”[34]；吴信则“□（四）征□（不）庭”。这些附蒙地方武装首领随从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从征讨伐，展开军事行动的地域范围逐步超出河东山西。

根据大蒙古国先降附者的地位高于后降附者的传统惯例，河东山西附蒙地方武装首领的社会地位起初低于外来征服河东山西的汉军将领。随着大蒙古国逐渐实现对河东山西的全面占领与统治加深，这些附蒙地方武装首领在竭力完成各种义务的必要条件下，得到“论功行赏，分土世守”[39]，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与外来汉军诸部将领融为一体，且又遵照大蒙古国实行地方军政长官的世袭制度，成为大蒙古国统治山西各地的“诸侯”、“世侯”、“州郡长吏”[40]、“汉人世侯”或“汉军世家”。

## 二、汉人世侯的守土治理

在征服与镇戍河东山西的过程中，蒙古汗廷除了利用汉人世侯“调其甲兵税赋，以应四方征伐之役”，随从蒙古军攻略各地以外，还逐步将河东山西各地交给汉人世侯管辖治理，所谓“大则分茅土，割方郡，小则受一城，封一邑”[41]，赋予他们“署置官吏，赏罚号令，黜陟生杀之权，得自专擅”，执掌军政事务的双重权力[42]，使其成为大蒙古国在山西各地的权力象征。

灭金之初，山西地区西京路的刘伯林是最早归附大蒙古国的汉军将领，亦是大蒙古国征服与占领中原汉地的过程中发展成为河东山西势力最大的汉人世侯。在山西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平阳三个路份中，除了刘伯林以外，尚未见到大同路其它地方武装的有关记载，太原路与平阳路的地方武装数目较多，且有各自的主要首领。其中，太原路的地方武装大体分布在代州、坚州、宪州、忻州、平定州、汾州与岢岚州等地。这些地方武装首领包括有杨友、王兆、刘会、郭泰、周献臣、张安宁、樊天胜、聂珪、李佺、梁瑛与徐玉等人。

代州 “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43]杨友被授元帅左监军，兼坚、代永定军节度同知，复立代州，召集流亡，“屯垦以佐军储”。其后，代州复为金军夺占。于是，杨友率百余骑，设伏阻断金军归路，奋击破敌，斩首数以千级，迫其余党披靡远遁，且以功迁节度使左领军行元帅。至元年间，杨友卒后，其弟杨山以总领军民都提控，龙虎卫上将军，镇戍河东北路雁门，兼任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左领军。[31]

坚州 与代州并为大同藩卫之地。王兆、刘会附蒙以后，依照监国公主阿剌海的懿旨，王兆由左监军迁昭武将军、坚州左副元帅。刘会由坚州军事判官超加骁骑卫将军、坚州都元帅，兼节度使，悬带虎符金牌，便宜行事。丙辰（1256），太原路总管府遵奉阿剌海公主懿旨，拟令以刘泽长子刘怀玉承袭父职，充任坚州管民长管。在王兆致仕后，其子王圯承袭父职任权坚州管民次官。[29]

宪州 地临汾水，北接大同。郭泰投效于大蒙古国后，被任命为楼烦县主簿、兼充军马都提控，后被行省孛罕迁职为武略将军、权宪州之职十有余年。[6]

忻州 “翼蔽晋阳，控带云朔，左卫勾注之塞，南扼石岭之关”[43]，周献臣先被乞忒郡王授为定襄令。丁亥（1227）春正月，武仙围攻忻州，进袭孟州。周献臣受命分兵赴援解围，两败武仙属下部将，乃使“武党胆落，不复为寇”。[17]戊子（1228），忻州升为九原府，立元帅府。乞忒郡王以张安宁为九原府总管、大元帅，牛台都人樊天胜为九原府元帅，周献臣因军功升迁九原府左副元帅，权代、崞、坚、台四州都元帅，行九原府事。元帅府任姚荣总其幕府。[28]庚子（1240），郝和尚拔都率军出征，蒙古汗廷以其长子郝天益代理忻州府事。[44]

平定州 “东迫常山，扼井径之重险，西驰汾曲，据太原之上游，并冀有事，州其必争之地”。[43]聂珪降蒙投附之后，便与都元帅王璋招捕平定等州诸寨。丙戌（1226），王璋死后，聂珪代为兵马都元帅。丁亥（1227）五月，武仙攻陷太原、平定等地以后，聂珪“檄本路诸帅复克太原”，攻占平定，袭败武仙于石人寨等处。其间，武仙在忻、代以南，平定以西往来反攻，仍然具有较强实力，“威、孟、皋、辽南北数百里例负固为恒山（武仙）按守”。为此，都行省考功第赏，擢升聂珪为平定、皋、晋、威、孟、辽、仪等处总管都元帅，守令以下听其选注，授以全权对付武仙。壬辰（1232）春，聂珪谋设奇计瓦解据守皋、辽的武仙部下。当时，太行山民设寨犄角枝拄，坚持抗战，直至金亡方才相率归降。[11]因此，聂珪经与武仙反复较量，直到乙未（1235），才控制住寿阳东口，井径、辽、仪以北，仇由以南的太行西麓地区。同年，聂珪改拜平定、皋、邢、晋等处长官。聂珪离任还乡以后，长子聂大本承袭平定等州军民长官，次子为汾州长官。[32]

汾州 “控带山河，肘腋秦晋”。[45]汾州被攻陷后，监国公主承制授李佺为汾州左监军，不久，李佺被擢拔为元帅。[46]梁瑛在降蒙后立有战功，升迁征行都元帅，以平遥县行汾州事。[26]

岢岚州 “控大河之阻，居四山之中”。[43]己卯（1219），天兵南下，徐玉投附蒙古军前，遂隶军籍，受元帅府都提控之职，署为崞县提领，岢岚州长官。[19]

平阳路的地方武装大致分布在潞州、泽州、绛州、翼州、沁州、辽州、吉州、解州、荣州与河中府等地。这些地方武装首领包括有任志、段直、杨琛、杜丰、刘恩、赵仲、仪氏、吴信与谢天吉等人。

潞州 以太行山环固而成雄藩巨镇，是晋之东藩的倚重之地。蒙古军攻陷潞州以后，木华黎以任志留守潞州。任志死后，木华黎任命其子任存袭职。庚寅（1230），金恒山公武仙来攻潞州，任存战死。辛卯（1231）十一月，蒙古汗廷降旨有令，以任存父子死于战事，子立尚幼，先以其侄任成代领其众，担任潞州长官。任成卒后，又命任立为潞州长官，佩金符，后改泽州尹。[33]

泽州 “山谷高深，道路险窄”，“据太行之雄固，实东洛之藩垣”。[47]泽州被攻克后，蒙古汗廷原以泽州为冲隘之地，置军另守。但是，由于主将不善制御，恣意侵暴，当地民众不胜其横，聚为群盗。段直上言请罢守军，自荐驻扎戍守诸隘。蒙古汗廷遂以段直佩金符为泽州长官，署为潞州元帅府右监军。[35]

絳州 “控带关河，辅翼汾晋，据河东之肘腋，为战守之要区”。[48]絳州被攻破后，靳和依照木华黎之命，与蟠据在葛伯、鳌背、弹平、青龙诸寨的金军对峙相抗。其后，蒙古汗廷以功授任靳和知絳阳军事，并赐金节。辛亥（1251），靳和致仕，其子靳麟袭职担任曲沃尹。[49]

翼州 地接絳州，同属要区。杨琛，起初名俊，后赐名琛，以功行翼州元帅事。杨思斌，杨琛之子，佩金符，为千夫长，受命屯兵戍守翼州。[3]

沁州 “北接太原，南走泽潞。居心膂之地，当四达之冲”。[47]乙未（1235），杜丰升为沁州长官。[7]

辽州 “地少平夷，僻而实险”，乃为太原通往太行山之要郡。[47]甲午（1234），刘恩拜授辽州军民长官，任职二十余载。丙辰（1256），刘恩请老，其子刘义袭职充任辽州长官。[11]

吉州 “河东之巨防，关内之津要”，地近大河，比邻三路而控四州。癸巳（1233），权州赵仲承命建乡宁城，担任州中抚治长官。[50]

解州 “外控底柱之险，内擅盐池之利”。[48]仪氏降蒙投附之后，受赐金符，因袭金制，担任解州节度使。仪氏之子袭其父爵，为同知解州事。[37]

荣州 比邻河中，近防之地。镇西元帅吴信降附蒙以后，聚守禹门（渡）东卫堡。戊子（1228），进据汾阴乡。金荣州守不敢与战，吴信遂占荣州。[36]

河中府 地近大河，“控据关河，山川要会”[48]，戎马之冲，畿辅重地，且为河南、陕西的门户之地。蒙古军攻下河中之际，以谢天吉镇戍河中为帅，兼领蒲政。后以镇守有功之绩，蒙古汗廷任命升为昭勇大将军，镇边大元帅，特赐金符，执政蒲郡。[22]

在蒙古汗廷分别委派河东山西汉人世侯各守一方，军政并治的过程中，这些汉人世侯开始逐步恢复生产，发展地方文化教育。根据现已掌握的有关史料，他们在山西各地守土治理的记载如下：

王兆与刘会在坚州“城邑蒿莱，玉石俱焚”在残破情形下，“庶事草创”，“勤政务，招集散亡，劝课耕稼”，“公廨□□、道宫、桥梁之属，躬率吏民咸与维新”。其间，武仙余党隐匿于五台中，不时外出进行活动。王兆“连捕其魁”，遂使“群盗远遁”。[29]杨友在代州大筑州城，且将公府庭馆、台榭寺观大加修建，营造一新。

郝和尚拔都在忻州“户口逃散，农业废弛”的状况下，“抚慰安集，简其徭役，无所侵扰，民得苏息”。[44]周献臣在忻州“创官府，立城市，辟土田，劝耕稼”。[17]樊天胜“固有武勋，而兼修循绩”。[24]中统、至元之初，樊天胜率领当地民众，依照宋、金所修通利渠之故道，“自县城北决引漳水”，且又“起土筑堰，横截牧马河”，灌溉本里及邻境农田。[51]

梁瑛在“兵火之余，户口荡析”，任职汾州“安集有法”，遂使民众免于流徙。[25]刘义在孟州担任知州，“在官五年，治绩为一路最”。[11]

靳和在绛州留镇之时，“选子弟壮健者数千人，教以武事，敌至则荷戈以御，去则负耒以力穡”，乃使民众免于屠戮与饿莩流徙之患。<sup>[13]</sup>杨宜以劳授任绛州翼城县尹，治理翼城，且使“水利溉田甚广，数村争讼年已”，莅位三十余年。<sup>[3]</sup>

段直在泽州将避兵未返人户的田地暂由亲邻代耕，同时设法收集流民，以供恢复发展农业与军役之用。通过扩大农业生产，增加人口，遂使泽州“户额少而丁业优”，“赋轻而易足”。<sup>[35]</sup>刘恩针对辽州“城郭榛芜，户口凋残”的萧条局面，“招集遗亡，存问鳏寡，奠民居，立公廨，纪纲法度，次第而举”。<sup>[11]</sup>

杜丰担任沁州军民长官十有余年，宽徭薄赋，劝课农桑，民以富足。<sup>[7]</sup>赵仲与刘琛等人在吉州募民还集，“复立城池，经画田舍”。<sup>[50]</sup>经过“按行四境，筑室垦田，搜剔奸宄，声势甚张，残民稍安”。<sup>[9]</sup>吴信在荣州以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劝谕所部“力耕以备”，遂使岁收大获丰收，“公私皆足”，且能救济流民。<sup>[36]</sup>

大蒙古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汉人世侯在各自的管辖区中，“兴学养士”，为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sup>[52]</sup>，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亦不例外。樊天胜“自入官以来，迄今退休，日与名士大夫游”。<sup>[24]</sup>平定州等处长官聂珪招延本州士人杨著为州中教授，以教乡里子弟。<sup>[53]</sup>梁瑛在汾州平遥抚安居民，延请儒士主管学校之事，遂使“庙屋得以独完”。<sup>[54]</sup>泽州长官段直在理政期间，以“立学为先，敦劝修举”，大修庙学，“堂宇斋庑，庖湍之次，储书之室，延宾之位，焕然一新”<sup>[55]</sup>，同时聘请本州名士李俊民、金殿元刘汉臣等人来学任教。<sup>[56]</sup>谢天吉喜与士人交往，“收召布衣，待以宾礼”。<sup>[22]</sup>

就此而言，最为典型的例子可推当时著名的汉人世侯郝和尚拔都。郝和尚拔都“读书虽不甚多，而喜与名士大夫游”，金元之际的著名文人元好问、李冶等辈“出入其门，皆所尊礼”，“从之讲论古今成败治乱之理，每至古人忠言讜论，守义尽节，与夫仁民爱物之事，辄慨然向慕”。<sup>[42]</sup>通过相互尊礼，密切往来，郝和尚拔都得到文人儒士的大加赞美，且有诗歌流传于世。

元好问的《赠郝万户》以诗称云：“阿卿袖中五色笔，弦声裂石雷破壁。繡衣千骑东方来，俊气崢嶸蜀山碧。诗书义府无古今，祭遵军中亦歌吟。密侯勋业君自识，计算不数韩淮阴。莫看仁柔行儒雅，朱轮晝轂见天心。”<sup>[56]</sup>

王恽的《题郝氏世德碑后》诗铭有云：“故国非乔木，雄藩有世臣。河山盟带砺，勋业画麒麟。白羽沉蛟匣，青云满后尘。雅歌平日事，遗爱在斯民。草昧经纶际，恩威见郝侯。功成韬将略，德洽配汾流。金甲春农野，黄云画角秋。衰荣何百世，千古仰山丘。”<sup>[57]</sup>

张之翰所作《题郝继先世德诗卷》有诗赞云：“吾元昔开创，群雄皆奋跃。是时太原郡，裂土而有郝。付以五路权，贵焰几欲灼。恩威三十年，德厚报岂薄。乃公一下世，诸郎半高爵。今春见宣慰，去秋识经略。翩翩鴈行中，幼者尤卓犖。出入春宫余，惟尚贤好学。”<sup>[58]</sup>

这些诗歌既是美化标榜勋臣世侯郝和尚拔都的平生人品，又是对其在大蒙古国全面占领与加深统治河东山西期间促进文教与施政有为，且与文人儒士往来密切的歌颂推崇，有助于从某种侧面进一步认识这个一度在河东山西叱咤风云的上层人物。

从河东山西汉人世侯的军政统属关系来看，刘黑马、郝和尚拔都与梁瑛等人不仅从事一州的守土治理，亲身参与军政事务，而且还被授予跨州连郡，甚至统管数路的军政权力。刘黑马“巡抚天下，察民利病”，有权处置应州民反事件<sup>[59]</sup>；郝和尚拔都作为河东北路行省的最高长官，可以便宜行使管领河东北路“所有军民人匠税课盐铁山河泊金银丹粉窑冶”的各种权力。梁瑛担任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理太原。<sup>[25]</sup>

不难看出，在所有参加征服与统治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中，刘黑马、郝和尚拔都与梁瑛是担任过河

东山西最高军政权力的重要人物。在刘黑马被任命到陕西地区以后，郝和尚拔都成为留任河东山西执政最久，地位最高的汉人世侯，直到壬子（1252）死在山西地区，继以后代留在河东山西，传世袭职。梁瑛则是山西地区汉人世侯中任职最高的土著人物。

应当附带一提的是，北方地区的汉人世侯在守土治理，统掌地方军政权力的过程中，社会势力逐渐扩大，对蒙古统治者的中央集权日益形成威胁。大蒙古国时期，元宪宗便已开始“裁抑诸侯”。<sup>[60]</sup>辛亥（1251），蒙古汗廷议定官制，“州郡武职多见易置”。忽必烈即位以后，开始采取“父兄弟子并仕同途者，罢其弟子”<sup>[61]</sup>，“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与“罢侯置守”等各种削夺权力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sup>[62]</sup>中统二年（1261）十月，忽必烈以右丞张启元“行中书省于平阳、太原等路”。<sup>[63]</sup>中统三年（1262）三月，忽必烈改授郑鼎为平阳太原宣慰使，派遣郑鼎、贍思丁、答里带、三岛行宣慰司事于平阳、太原，又敕河东两路元括金州兵付郑鼎统领。是年，李德辉在王文统谋反被诛以后，起为山西宣慰使。<sup>[64]</sup>至元改元，“罢世侯，置牧守，迁转河东、山西、河南、山东官吏”。<sup>[65]</sup>贾居贞曾参议中书省事，且以中书左丞行省河东山西。<sup>[66]</sup>至元二年（1265），平章赵璧奏立诸路行省，丞相耶律铸行省河东，商挺为副。<sup>[67]</sup>闰五月，又以中书左丞姚枢行省事于西京、平阳、太原等路。

在削权汉人世侯权力的过程中，河东山西汉人世侯的社会势力虽然较弱，且又大多领军外出征戍，但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冲击。其中，丙辰（1232），刘恩之子刘义袭职充任辽州长官。至元元年（1264），刘义转迁同知绛州事。至元三年（1266），刘义转而又任孟州知州。至元九年（1272），移知临州。后经“孟人诣阙上书保乞”再任孟州知州。<sup>[11]</sup>甲申（1254），段直死后，其子段绍隆承袭泽州长官，后以转迁法，加武略将军，移知葭州。<sup>[35]</sup>至元二年（1265），刘会之子刘怀玉由坚州改调代州，自代州转仕孟、管、隰三州知州。<sup>[29]</sup>至元七年（1270），刘元振以“时议以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被从成都军民经略使降职担任成都副万户。<sup>[59]</sup>就此而言，河东山西汉人世侯的有关史料为数尚少，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在元世祖实行转迁法以后，汉人世侯不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地传世承袭地方长官。但是，由于这些汉人世侯子弟曾作质子，在蒙古大汗、诸王之处充当过怯薛侍从，备受信任，致使在朝任官者亦非少数，甚至竟有在中书省中官至宰执者。

### 三、汉人世侯与蒙古宗亲的相互关系

有元一代，被分封到中原汉地的蒙古宗亲在蒙古汗廷的封授认可之下纷纷扩展各自势力，其中，河东山西的蒙古宗亲（本著将以专章论述）还将分地逐级细分，极力加深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各方面的强化统治，表现出异乎于山东、河北地区的明显特点，因而在河东山西形成较强的军政势力。

在这种特殊的统治局面下，河东山西蒙古宗亲的食邑封户均散置在汉人世侯的统辖区内，且对食邑分地派遣各种私属官员监控治理，遂使汉人世侯成为“随地所属”的守土之臣。因此，汉人世侯与蒙古宗亲之间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究其原因：

一是山西地区的诸王、公主都是黄金家族的直系成员，权势极大。其中，察合台汗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功业显赫、势可通天；拔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继承人，钦察汗国之主；阿刺海公主是成吉思汗之女，大汗窝阔台汗之妹，一向号称“监国公主”，乃系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独木干公主身为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女，亦是“权倾朝野，威震一方”的贵戚之辈。这些分封投下不仅与蒙古汗廷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具有共同的家族利益与统治权力。早在大蒙古国攻掠与征服河东山西之初，阿刺海就以成吉思汗公主的身份独立地调动过军队攻掠掳获，“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军国大政，率谕禀而后行”。如前所述，刘会、王兆与李佺等人便是按照她的懿旨被委任，超升官职到河东山西的。此外，河东山西所封功臣的人数较多，蒙古部众的势力较大（本著将以专章论述）。

二是山西地区汉人世侯的社会势力较为弱小。蒙金之际，河东山西起家附蒙的汉人世侯数量较多，

大多州县均有其人。这种状况一方面与山西地区的地形复杂，山环水绕，相互封闭，自成一方密切相关，因而导致河东山西汉人世侯的政治势力普遍分散，地盘较小，不易在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形成较大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既不像山东严实的势力之大，“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sup>[68]</sup>，并主东平一路行军万户与管民长官；又不像河北史天泽全族上下投附新朝，独霸一方，在蒙古汗廷中具有较高地位。另一方面，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在耶律秃花与刘黑马的率领之下，不断征戍川陕地区，军力部署相当分散，且在各地战守之中消耗很大，因而难以形成较大的军政势力。

三是诸王、公主往往可在封地之中行使特权，并可通过任官、纳质、世袭、入质与颁爵等控制方式，牢牢主宰汉人世侯。依照大蒙古国的传统定制，“国初，凡守亲王分地者，一子当备宿卫”。泽州长官段直之子段绍先曾宿卫于王府。即使公主位下，汉人世侯同样必须纳质服劳。坚州刘会的长子刘泽从“弱冠质于公主位下，积有年矣”。监国公主以刘泽服劳之故，深蒙见知，懿旨赐以室女陈氏，又指定刘泽承袭刘会的坚州长官职务。汉人世侯除了朝拜汗廷以外，还须依例朝见亲王。段直朝见亲王之后，曾为“二王宠赐甚渥”<sup>[35]</sup>此外，宗王、公主均可发出教令或懿旨封授汉人世侯。沁州长官杜丰便以“本州所隶亲王”的教令，“锡以沁阳公之号”。杜丰得到封爵之位以后，变得“投戈抚字，得人欢心”。<sup>[69]</sup>

四是汉人世侯不得不趋炎附势，自寻靠山，纷纷在“勋贵之下奔走从事”<sup>[23]</sup>，以保荣华富贵，平步青云。在大蒙古国全面占领与加深统治河东山西的过程中，郝和尚拔都与察合台汗的相互关系，则是汉人世侯依附于蒙古宗亲的典型事例。郝和尚拔都原为甘肃人，以小字行。幼为蒙古军所掠，在迄忒郡王麾下从役服劳。后以“精通译语，便习骑射”，多次担任使臣出职，受到迄忒郡王重用。丙申（1236），“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其后，郝和尚拔都作为地方长官与蒙古汗廷和诸王宗亲均建立起直接关系。庚子（1240），郝和尚拔都“朝元太宗皇帝行宫，留七十余日”，拜为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壬寅（1242），郝和尚拔都“朝王（察合台汗）于西域感匣之帐”。甲辰（1244），“朝定宗皇帝于宿免都之行宫”。戊申（1248），奉诏还治太原。己（己）酉岁（1249），“复朝王府，特命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所有军民人匠税课盐铁山河泊金银丹粉窑冶皆隶本路，得便宜从事”。

从郝氏觐见元太宗、察合台、元定宗以及复朝王府的有关记载来看，郝氏不仅堂而皇之地身任蒙古汗廷命官，而且还与“皇兄二大王”察合台及其后王保持着密切关系。试想郝和尚拔都若不尽心尽力，投效依附察合台诸王，那又怎能得到诸王青睐，获得教令升迁到河东北路行省的高位之上呢？不仅如此，郝和尚拔都的长子郝天益还佩金符，被宣授为五路万户，仍兼太原路军民都总管；次子郝仲威则承袭其职，佩金虎符，被宣授为总管五路万户；次子扎刺不花，宣授镇蛮都元帅，宣慰使；次子郝天举宣授大都路总管；次子郝天辅，前征行千户；次子郝天祐，授前陕西奥鲁万户；次子郝天泽，宣授夔路总管；次子郝天麟，宣授管军千户；次子郝天挺，汴梁行省平章政事。<sup>[42]</sup>

当时，汉人世侯竞相投效、设法攀附蒙古宗亲，“厚敛入谒”，以“结主知，且无令同列得先”<sup>[8]</sup>，甚至还有少数汉人世侯主动投靠蒙古宗亲，且与蒙古部族建立联姻关系。《定襄金石考》中的《三路达鲁花赤刘公墓幢》提到：“己巳（1245），刘仲口钦奉独木干公主懿旨，佩以金符，特遣驰驿，随路拘收户计。……丙午（1246），刘仲口还北口见，独木干公主懿旨命王傅率领群官赐宴。口还家就官真定、平阳、太原三路达鲁花赤。”碑中还载，刘仲口曾娶蒙古氏女为妻，生子均取蒙古名字。<sup>[70]</sup>正是由于刘氏极尽所能地为独木干公主收罗人户、增加生口，博得公主大为欢心，从而发出懿旨赐宴，以宠其功，授予三路达鲁花赤之职，且令子孙世袭罔替。

## 参考文献

[1] 张起岩. 畿辅通志[M]. 卷一百六十九: 《耿福先世墓碑》.

- [2] 刘因. 静修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 卷十七:《郭弘敬墓铭》.
- [3] (民国) 马继楨督修, 吉廷彦编纂. 翼城县志[M].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卷二十六:《人物》.
- [4] 魏初. 青崖集[M]. 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
- [5] 瞿大风. 蒙古时期山西的汉人世侯[J]. 蒙古学信息, 1999, (2); 赵文坦. 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J]. 南开学报, 2000, (6).
- [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六:《郭泰铭》.
- [7] 元史[M]. 卷一百五十一:《杜丰传》.
- [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袁湘碑》.
- [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八:《赵仲墓志》.
- [10]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五:《郑公神道碑铭》.
- [11]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九:《刘义碑》.
- [12] (清) 言如泗纂修. 解州志[M]. 乾隆二年刊本, 卷九:《人物》.
- [1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六:《靳和碑》.
- [14] 胡祇遹. 紫山大全集[M]. 四库全书, 卷十六:《同知石州事高公神道碑》.
- [15] 元好问全集[M]. 卷二十九:《曹元阡表》.
- [1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王氏世德碑》.
- [17]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周献臣碑》.
- [1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梁秉钧碑》.
- [1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徐玉墓碑》.
- [20]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三:《史千墓碑》.
- [21] 元史[M]. 卷一百九十三:《忠义一》;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泽州长官段公墓铭》.
- [22]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九:《谢天吉碑》.
- [2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张安宁墓表》.
- [24]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重修圣阜祠碑》.
- [2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一:《梁璠碑》.
- [26] 元史[M]. 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五:《郑公神道碑铭》.
- [27] (清) 茅丕熙总修, 杨汉章. 河津县志[M]. 光绪版, 卷十三:《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 [2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一:《姚氏先莹记》.
- [2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刘会碑》.
- [30] (清) 李文起修, 戴震纂. 汾阳县志[M]. 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卷八:《仕实》.
- [31] (清) 俞廉三修, 杨笃纂. 代州志[M]. 光绪八年刊本, 卷九:《集传》.
- [32]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八:《聂珪碑》.
- [33] 元史[M]. 卷一百一十九:《木华黎传》; 卷一百九十三:《任志传》.
- [34] (清) 赖昌期总修, 潭沅、卢廷棻纂修. 阳城县志[M]. 同治十三年刊本, 卷十四:《艺文》.
- [3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泽州长官段公墓碑》.
- [3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六:《吴信碑》.
- [37]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仪氏先莹碑》.

- [38]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三十四: 《樊侯寿冢记》.
- [39] 元史[M]. 卷一百九十二: 《良吏二》.
- [40] 元史[M]. 卷一百四十六: 《耶律楚材传》.
- [41] 胡祇遹. 紫山大全集[M]. 四库全书, 卷十七: 《王公神道碑铭》.
- [42] (明) 朱昱. 嘉靖重修三原志[M]. 卷十: 《忠定郝公神道碑铭》.
- [43]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第二册, 卷四十: 《山西二》.
- [44] 元史[M]. 卷一百五十: 《郝和尚拔都传》.
- [45]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第二册, 卷四十二: 《山西四》.
- [46] 山西通志[M]. 卷一百四十八: 《仕实录四》.
- [47]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第二册, 卷四十三: 《山西五》.
- [48]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第二册, 卷四十一: 《山西三》.
- [4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六: 《靳和碑》.
- [50]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 《后土庙重修记》.
- [51] (清) 王会隆纂修. 定襄县志[M]. 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卷八: 《重修通利渠记》.
- [52]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二十九: 《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 [53] (清) 王轩等纂修. 山西通志[M]. 光绪十八年刊本, 卷一五五: 《文学录中》.
- [54]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三: 《平遥县重修庙学记》.
- [55]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三: 《泽州重修文庙记》.
- [56] 李俊民. 庄靖集[M]. 卷十: 《段正卿西学请刘汉臣疏》.
- [57]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十三: 《题郝氏世德碑后》.
- [58] 张之翰. 西巖集[M]. 卷二: 《题郝继先世德诗卷》.
- [59]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九: 《刘伯林传》.
- [60] 元史[M]. 卷一百六十: 《李昶传》.
- [61] 元史[M]. 卷一百五十二: 《王珍传》.
- [62]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七: 《史权传》; 卷一百五十三: 《贾居贞传》.
- [63] 元史[M]. 卷四: 《世祖一》.
- [64] 元史[M]. 卷一百六十三: 《李德辉传》; 姚枢. 牧庵集[M]. 卷三十: 《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 [65] 元朝名臣事略[M]. 卷八: 《左丞姚文献公》.
- [66] 元文类[M]. 卷六十一: 《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
- [67] 元朝名臣事略[M]. 卷十一: 《参政商文定公》.
- [68]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二十六: 《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 [69] 乾隆汾州府志[M]. 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卷二十九: 《杜氏孝感泉记》.
- [70] 定襄金石考[M]. 民国铅印本, 卷四: 《三路达鲁花赤刘公墓幢》.

## On Defense and Governing of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ongol Army constantly attacked the Central Plains, the local armed forces rose in Shanxi Region. These local armed forces chief had different quality and ability. During conquering and governing Shanxi Region, the Mongol rulers adopted the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to conquer the other areas with Mongol Army, but also appointed them to take charge of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hereditarily so that they could defend and govern various places of Shanxi Region. Meanwhile, the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recovered and settled down social order as well 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governing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with definite active part should be asserted full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xi; Han Hereditary Lords; Governing

**收稿日期:** 2011-09-25;

**作者简介:** 瞿大风 (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